

華萊士與第三黨

譯編東植・松慕

版出回喜杯綠



# 華萊士與第三黨

編譯者：慕松·植東

綠林書局出版

一九四八年六月

# 黨三第與士萊華

---

一九四八年六月初版

基本定價七元

編譯者

慕植

松東

出版者

綠林書局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1—3000)

# 目次

一

華萊士與第三黨

慕松

一

——格倫·泰勒

三五

二

我爲什麼競選總統

三七

第三黨與美國傳統

五三

我的世界復興計劃

六五

兩黨聯合與兩國聯合

七二

美國的軍國主義

七六

論塔虎特

八三

人民說話了

八九

三

「新共和」與第三黨.....	史却萊德	九五
華萊士：政治家？預言家？.....	克却威	一〇一
競選與冷戰.....	勒納	一〇七

後記.....		一一三
---------	--	-----

# 華萊士與第三黨

一

「我們現在要作歷史上重大的選擇。

這非但是人民政府和獨裁政府之間的選擇；

這非但是自由和奴役之間的選擇；

這非但是前進和後退之間的選擇；

這是把這一切混合在一起的選擇。」

—— F D · 羅斯福

美國人民正在面對着一次歷史性的危機，遠較他們的祖父輩在一八六一—六五年間所面對的危機要嚴重得多。

八十幾年前，美國的反動勢力團結在奴隸領有者的後面，公然把寡頭統治建立在奴隸制度上，向人類的自由與尊嚴挑戰；而今天，美國的反動勢力都在杜魯門主義與馬歇爾計劃之下集合起來，它們

居然把奴役全世界的妄想寫在對外擴張的旗幟上。獨佔資本家的對外擴張與對內剝削是相輔爲用的；因此，美國反動勢力的政策，在國內必然形成恐怖和蕭條，在國外必然製造仇恨和戰爭。在這個嚴重的危機中，美國人民的自由與生存也就臨到了一髮千鈞的關口。

在今天，要自由與生存就要抗爭。覺醒的人民便決心用行動來克服當前的危機。眼前是美國的新與舊、進步與反動搏鬥交戰的時刻，一個巨大的鬥爭正在成長中，這就是以華萊士爲前導的人民力量與以華爾街爲核心的保守勢力之間的鬥爭。第三黨這個應運而生的政治組織，毫無疑問的，將在美國政治生活裏產生重大的影響。

我們絕不應該用市儈的眼光來看華萊士與第三黨，他們即使在今年大選裏輸了一個回合，也絕不等於輸掉了戰鬥。不管它今天的力量如何，它的產生當然是美國近代政治史上頭等重要的事件。它的要求，並非譏嘲與辱罵所能擊退；它的作用，亦非侮蔑與封鎖所能消除。它是一個發展中的運動，在各方面都不以今天爲限；它是一個有吸引力的結合，在今後能够凝固美國四分五裂的勞工團體和無家可歸的自由主義者們，農夫，黑人，以及獨立和進步的選民。

當然，這也是應該指出的，華萊士和第三黨的運動，在基本性質上，首先是美國民主資產階級的反對派。在今天，要打倒華爾街大獨佔資本家的統治，得把有組織的勞工作爲建立進步政黨的基礎，同時在這周圍把那些認識放棄羅斯福政策的危機的人士團結起來，而且，還得付出比南北戰爭時代打倒南部貴族寡頭統治更大的代價。再者，勞工們必須認識他們在巨大鬥爭中的地位和作用，認識保衛

民主與和平的歷史意義，要能像當年支持林肯總統對抗南部貴族的反勞工十字軍一樣，更英勇更堅決地支持與鞏固華萊士的運動，促進美國民主生活的發展。

這就是美國當前政治情況的基本態勢，也是孕育美國偉大前途的母胎。

二

「共和黨與民主黨都是華爾街的政黨。」

——E·丹尼斯

「美國的報紙時常說兩個異黨之存在是真正民主的保障。可是我們却可以注意到沒有一個人能解釋清楚這兩個異黨的觀念上的分界線究竟在何處，而北部的共和黨與南部的民主黨究竟有何不同。」

——I·愛倫堡

華萊士帶給美國人民一個戰鬥的號召。第三黨的出現則提供一個新的決擇的機會。任何公正的觀察家都會誠懇地肯定它的政治價值。因為美國現有的政黨都靠不住，驢羣（民主黨）與象羣（共和黨）其實只有五十步與百步之差。

這種說法有什麼根據呢？

我們當然不會否認美國民主黨里（共和黨里也是一樣）有不少具有自由信念的進步人士，正英勇



地爲保衛羅斯福的理想而奮鬥。我們當然也不會忽視裴柏、泰勒、摩斯等人及其他正直的議員們，因爲他們決不肯從兩黨領袖的反動政策，還能在議會反動派席次的包圍中看清楚人民大眾的利益。不過，我們更知道今天民主共和兩黨的政策在事實上實在很少分別，而這些代表大獨佔資本家利益的兩黨總統候選人也決不會相差很遠。

許多年來，美國政黨在思想與政策上的差別早已不很明顯，一般人很不容易從原則上來區分各黨的立場。是的，共和黨是非常保守的。它是胡佛、杜邦、赫斯特、麥考密克之流的政黨。不錯，決定共和黨政策的幾個主要人物正是美國大獨佔企業的代表。概括地說來，共和黨反對政府管制經濟生活，鼓吹所謂「自由經濟」，而且我們相信，如果共和黨執政的話，任何新政的措施和進步的法案都不能出現。但嚴格地說來，假如把共和黨指爲一個保守反動的政黨，却絕不能把民主黨對稱爲一個人民的政黨。它基本上是杜魯門、福萊斯特、蘭金、貝爾納斯之流的政黨。

「共和黨和民主黨」，歐金·丹尼斯說：「都是華爾街的政黨——代表不同的、但通過連鎖性的董事會議相互勾結的派別勢力與獨佔集團。因此，他們的帝國主義目的是共同一致的。」

但是，這也不是說華爾街的兩個政黨的意見完全一致，彼此團結無間。事實不是這樣；美國反動派內部的差別乃至矛盾仍是存在的，反動派內部的統一戰線並不穩固。然而，我們必須分別清楚這些差別和矛盾並不完全以兩黨的差別與矛盾來表現的，實在的矛盾存在於大獨佔資本集團之間。所謂民主黨與共和黨的對立，所謂民主黨政府與共和黨國會的對立，只是這些矛盾的表象而已。本質的說

來，兩黨之間及其內部所表現的各種矛盾，除了黨派之爭而外，主要的矛盾是存在於怎樣才能順利地推行大獨佔資本家的政策，選擇什麼方法和採取什麼步驟。雖然這些矛盾和資本家集團內的矛盾，在某一個時期內是重要的，而且可以為進步陣營利用來加強自身的力量，但這些矛盾不是本質的矛盾，而只是杜魯門、范登堡、馬歇爾、杜爾斯、胡佛、塔虎脫之間的所謂兩黨政策的內在矛盾。它絕不能用在原則上區分兩黨的。

我們還得更進一步分析美國的兩黨。

美國政治實際上並不受民意支配，而決定於民主共和兩黨；這兩黨却又受着大獨佔資本家集團的支配。美國大獨佔資本家集團是同時對兩黨投資的，不論誰上台都必須為華爾街忠誠服務。這也就是說，美國的政黨並不代表人民的利益。共和黨是保守份子；而在民主黨的核心地帶——南部各州，除去少數的例外以外，南部民主黨大多數至少也像共和黨一樣的保守。南部民主黨也許偶然推出一位像阿爾巴爾州參議員希爾或佛羅里達州參議員裴柏這樣的自由主義者，但一般地，南部民主黨人對民主進步的政策根本毫無熱忱。

兩黨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只是少數黨棍 (Party Boss) 所操縱的機關 (Party machine)，用來做政治交易的工具罷了。拉斯基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民族」雜誌上發表的著名的政治論文里說：「美國的自由主義者應該明白：美國的政黨並不是一種促進思想的組織，而僅是一種鬆懈的黨機關的聯合體。它的目的只是要獲得足夠的選票使政黨成為它們玩弄的工具。進步思想只當能為它們增加

選票時才使它們覺得有些價值。」這話是千真萬確的。我們深知羅斯福的政策在大體上是與民主黨機關的要求相背的，他以競選勝利來換得黨機關接受他的政策。人們所以誤認民主黨為進步的政黨，那只是由於過去十二年間羅斯福總統對於民主政治的熱忱和接受進步羣衆的支持，才給民主黨加上了特別的氣質。羅斯福時代結束以後，凡是正視美國政局的觀察家，不必等到共和黨人在前次國會議員改選中大獲勝利，就知道美國政治已經回到了反動的時代。

這里介紹一則饒有趣味的故事。阿道爾夫·A·貝里是故羅斯福總統的機要顧問和擁護新政的知名民主黨員。現在他已脫離民主黨。他曾在“47”the magazine of the Year上這樣寫道：

「民主黨里的一位知名人物有一次派一個專使來見我，要我寫幾篇演講稿，以便幫助他在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競選中獲勝。我就問那專使，那位政治家究竟準備擁護什麼政策。他的專使答道：那是你的事呀。你認為什麼政策能幫助他獲勝，便把那些政策寫進去好啦。」

「那位專使當然不覺得他的話有什麼可奇之處，……在他和他的同伴看來，政策是沒有意義的。在他看來，民主黨的存在，只是要把一批人捧到公事房里去，並使他們長留在那兒。」

這一席話很生動地證實了拉斯基的判斷，美國的政黨是選票的捐客而不是思想的經紀人。目前的政黨制度不僅不能適當地對付當前美國的問題，而且使美國民主政治在惡濁的氣氛中日益枯萎腐爛。因為它們只要求一個因循守舊的政府，使大企業在市場上稱心快意，使政客們在官場上地位穩固，也

就使選民在黨棍巧妙地操縱下把票送給特定的候選人。所以，美國現存兩黨都是腐化而反動的政黨，它們已經傷害了美國政治民主的活力！

舉一個例：

如所週知，美國有種種非法方法取得選票的「攪票機關」。Richard J. Wilson 在“Look”上曾經指出，杜魯門就公開鼓勵培育班達蓋斯脫攪票機關（Pendergast Vote Getting machine）。這個選票操縱機關設在杜魯門的故鄉米蘇里州。廿五年來，它的鐵腕緊緊地控制着康薩斯城和傑克森區。杜魯門便是這個機關一手提拔出來的。過去的主持人是湯姆·班達蓋斯脫，他的勢力遍及米蘇里全州，並與民主黨全國大會主席漢尼根的聖魯易攪票機關取得連繫。在一九三八年秋季選舉中，在一州的全部選票中竟發現六萬張「鬼票」，其中有些根本並無此人；有些早已死掉，從攻慕里投來的。現在的主持人是湯姆的姪兒詹姆·班達蓋斯脫，他是傑克遜民主黨俱樂部的主席。在一九四六年秋季選舉中，他們全力阻止 R. S. 史洛脫重新當選為衆院議員，因為他常常抨擊杜魯門政策，結果就選出了杜魯門支持的 E. 阿克斯德爾來。這個例子無情地暴露了美國政黨的腐敗，美國精神的危機！

由上看來，我們可以毫不猶豫地說，目前美國人民必須試試別種政治組織了。民主黨和共和黨不過是一邱之貉，現在需要着手創造一個新的政治組織來滿足人民大眾的要求，提供新的選擇機會！時局需要第三黨出現，這是美國現實政治的必然趨勢。

## 三

「第三黨無論如何在美國人的生命是一個極端主要的成份，而且沒有它，美國將永遠地處於金融寡頭的統治之下。」

——H·華萊士

華萊士於此時領導第三黨登場，來得正合當前形勢的需要。華萊士遊歐歸國後曾經說過：「假如民主黨不能成一個自由的政黨的話，那就必須採取某種行動。美國的前進的人們遲早總得要有一個政治機構來代表自己的利益。假如兩黨都是保守的話，那就絕對需要一個新的政黨」。現在這個「假如」已不存在，當前兩黨不僅保守，而且腐化反動。當兩黨倒行逆施，新的經濟風暴又將到來的時候，華萊士的決定領導第三黨從事競選的意義，其重要性不下於一九三二年七月二日羅斯福從紐約趕到芝加哥接受總統提名。

可是美國有不少人常常以為第三黨的組織是違反美國政治的歷史傳統。他們的理由是，第三黨的出現意味着多黨制度的肇始，結果必將產生像歐洲許多政府所造成的紊亂。其實這些人既不認識現實，也不瞭解歷史。在現實的環境中，誠如華萊士所說：「第三黨無論如何在美國人的生命是一個極端主要的成份，而且沒有它美國將永遠地處於金融寡頭的統治之下。」在歷史的記載里，試看一百五十年以來，美國的進步措施都是由新黨帶來的。這些新黨大部份是在戰爭之後經濟動盪的局面中興

起的。他們提出許多新的建議，以後相繼被制訂成法律，雖然控制舊黨的既得利益集團仍然用盡力量去破壞他們的存在。倘要開闢美國政治的新路，最好的方法莫過於組織新黨。

第三黨運動並非美國歷史上的新問題，也不是從一九二四年大選以後開始的。探本溯源，今天第三黨運動有它自己的歷史傳統。

回顧史乘，自從民主與共和黨相繼定型以後，近百餘年來，美國人民事實上並沒有承認這兩黨能够代表他們各階層的社會利益和要求。遠在一八一二年戰爭和幾次拿破倫戰爭以後，美國的勞工便從政治上抬頭。他們曾經是民主黨傑克遜派的主要支持者，那是在傑克遜推毀了合衆國銀行與推翻了東部財政和專賣權力的時候。後來發覺民主黨中的保守份子太多，他們又在平權黨的旗幟下攻擊輾斷，主張提高工資。一八三六年以後，民主黨在奴隸和勞工問題上顯著地表現了反動態度，因此勞工們支持的、以林肯爲第一任總統的共和黨出現了。林肯死後，共和黨在長久期間中並不接近人民，而且幹了許多可厭的事，於是第一個全國性的農民組織「農業促進會」在一八六七年成立了，代表農場主反對鐵路，托辣斯，抵押公司和獨客的剝削。一八七五年出現「綠背黨」，反對執政的共和黨，主張政治組織必須爲民有、民治、民享，盡力遏制大資本侵害人民的權益。一八九〇年平民黨成立，它包括了南部和西部的農民，也包括「勞工武士會」與工會團體，及一八八八年成立的「聯邦勞工黨」的成員。在這一世紀末葉，平民黨革命橫掃草原和植棉區域，表現了美國政治上從未見過的跡象，在美國政黨史上寫下了最有聲有色的一頁。他們堅決反對民主黨和共和黨在華爾街的統治份子。偉大的

女宗教家瑪麗·索斯說道：「這已經不單是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而是一個華爾街所有，華爾街所治，華爾街所享的了。」平民黨可以說是美國許多進步理想的搖籃之一，它們的主張在後來羅斯福的建樹中發揚光大起來。以後陸續出現了社會民主黨，社會主義宣傳聯盟，到一九二一年五月，人民陣營中出現新軍：就是美國共產黨。

到本世紀初葉，第三黨更成了美國政治上重要的課題。在共和黨推荐資本家的代理人柯立芝 (Calvin Coolidge) 和民主黨推荐華爾街大亨摩根的代言人戴維斯 (John W. Davis) 競選的時候，美國人民就和今天一樣明白他們應該有新的選擇和自己的代表。一九二四年就發生第三黨運動，推選拉福勒特 (Robert La Follette) 做總統候選人。雖然第三黨並沒有得到够多的選票，但是它在民主共和兩黨暗黑的天地中高擎着前進的火炬，照耀出美國今後應有的政治前途。拉福勒特所訂的原則在今天還有價值：「……我們都不信兩黨會遵守他們的諾言。兩黨在十九世紀最後的二十五年中對於他們的政綱，正和今天一樣，並不看作是與人民之間的契約和行動的方案；而是用作攫取選票和官職的手段，並給予背叛大眾信任的人許多增進私益的機會。所以打破私人獨佔資本對於美國人民政治經濟生活的聯合控制，是一九二四年運動最主要的論題。」引用華萊士的話說：在一九三二年為羅斯福工作的數百位新政人士就是一九二四年的進步主義者，而且倘若沒有拉氏當時的勢力，那麼九年後羅斯福新政一定是缺乏力量的。

這就是今天華萊士第三黨的歷史傳統。它是一個源遠流長的運動，不過現在比往日任何時期都要

高漲。

今天的第三黨也有與二十四年前不同的地方。如果它和過去一模一樣，重複過去的形態和策略，也必將重複過去的失敗。

首先，二十四年前第三黨運動之所以發生，完全由於國內問題的刺激。受第一次大戰後獨佔資本家們剝削的小資產者羣，尤其是大部份農民們，都擁戴共和黨內拉福勒特領導的反對派。同時，受破壞罷工政策打擊而失敗的工人們，也來支持第三黨運動。但是那時候勞工們力量薄弱，第三黨領導權和主動性握在中產階級的手裏，只促成了第三黨候選人的提名，而沒有造成第三黨廣大的基礎和展開蓬勃而持久的運動，所以在選舉以後就立即被解散了。另一方面，那個運動剛發生在「柯立芝繁榮」的時候，資本主義在戰後有了相對的穩定，迷亂了羣衆的意念，鬆懈了人民的努力。而今天，美國資本主義已經走到了它黃金時代的盡頭，美帝國主義登場遲了一步。在國外，它不能再像大英帝國在十九世紀那樣如意地建立金元帝國，在國內，新的經濟風暴的信號已經出現了。華爾街獨佔資本家的咆哮暴跳，正是它色厲內荏心知不祥的表現。相對的，第三黨運動在農民、中產階級、黑人、以及一般信守羅斯福政策者中間得到了廣泛的支持，而它主要的基礎必須也正是勞工階級，雖然表示擁護第三黨候選人的還只是少數賢明的工會領袖。今天已經具備了成立人民政黨的條件，不只是提出一個候選人而已。

其次，就產生的經過來說，它是新政系的一個重要分支。以羅斯福爲中心的新政系聯合戰線是在



一片嗚咽中解體的。從前年十一月選舉之後便形成兩大組織：大部份上層領袖如羅斯福夫人，前物價管制局長包爾斯 (Chester Bowles)，前房屋管理局長韓德遜 (Leon Henderson)，魏亞特 (Wilson Wyatt) 等，以原有的聯合民主行動會 (United Democratic Action) 為基礎，成立了美國民主行動會 (Americans Democratic Action)，而另外兩個推動一九四四年選舉羅斯福運動的團體，全國公民政治行動會與獨立公民委員會合併，成立了美國進步公民協會，以華萊士，前紐約市長及聯總署長拉加第亞及自由主義政論家金頓 (Frank Kingdom) 為領袖。這兩派的分歧是由於對共產主義所持的立場不同而起。民主行動會向反動勢力退讓，接受反蘇反共著名的杜賓斯基 (Daird Dubinsky) 等右派勞工領袖的支持；同時在美國政策中最重要問題上，保持所謂「中間」的立場，他們認為民主黨和杜魯門並非不可救藥，也不是和共和黨同樣代表華爾街大獨佔資本家的集團。因此，他們不贊成採取行動，為美國政治打開新的境界，而只是用批評和建議來影響民主黨向左邊走而已。進步公民協會則是一個行動的團體，他們高舉起進步的旗幟，拒絕成為美國反動勢力瘋狂反蘇反共的俘虜。並且看透了民主黨與杜魯門的本質，逐步擴大政治活動的範圍。他們認為爭取民主黨向左走已不可能，美國人民必須有一個全國性的第三黨。兩年來經濟政治局勢的敗壞，刺激了它們的發展，雖然沒有上層份子的支持，但他們的下層基礎却日益擴大了。華萊士的第三黨就在這個基礎上建立的。

美國第三黨繼承了歷史進步運動的優良傳統，又接受這兩年來進步份子的鬥爭經驗，配合當前的形勢，適應大眾的要求。華萊士已經明白宣布組織新黨，並為今年總統候選人，給美國人民一個新的